

47 以賽亞書：巴比倫的假神與巴比倫的傾倒 46:1～47:15

一、 概論

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巴比倫的傾覆，透過鮮明的對比手法，突顯了偶像的無能與真神的獨一全能，並最終揭示了驕傲的結局。

1. 無能的偶像與全能的耶和華（以賽亞書 46:1-13）

文章開篇便諷刺性地描繪了巴比倫的偶像：這些神祇需要被「馱在獸和牲畜上」（以賽亞書 46:1），其無生命的沉重成為人和牲畜的負擔，它們一同「彎腰屈身」並「被擄去」（以賽亞書 46:2），證明其毫無自救和拯救信徒的能力。這與神對待祂百姓的方式形成強烈反差——耶和華是從百姓一出生就懷抱並看顧他們的（以賽亞書 46:3-4），特別是那餘民。

面對偶像的無能，神發出挑戰：「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以賽亞書 46:5）。祂強調自己是獨一的真神，能夠「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以賽亞書 46:10），並將差遣如「鷺鳥從東方來」的古列（以賽亞書 46:11）迅速執行其旨意，最終拯救耶路撒冷並將榮耀歸給自己的百姓（以賽亞書 46:13）。這段落有力地證明了唯有耶和華是掌管歷史、能施行救贖的真神。

2. 巴比倫的驕傲與徹底傾倒（以賽亞書 47:1-15）

以賽亞書第 47 章則轉為一首針對巴比倫女王之城的嘲諷歌，預言其榮耀的徹底喪失。這座昔日驕傲自大、自稱為「列國的主母」（以賽亞書 47:5）的城市，因其沉溺於狂歡、放蕩，並狂妄地自比神「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以賽亞書 47:8, 10），將面臨極度的羞辱。她將被迫「脫光衣服、暴露在公眾面前、坐在塵埃中」，其「下體必被露出，醜陋必被看見」（以賽亞書 47:3）。

即便巴比倫素以邪術和法術聞名（以賽亞書 47:9），但當「禍患」和「災害」猝然降臨（以賽亞書 47:11）時，她所有的行法術者和謀士都將無力拯救她（以賽亞書 47:12-14），昔日的朋友也將「各奔各鄉，無人救你」（以賽亞書 47:15）。巴比倫的命運從極致的傲慢走向徹底的衰敗與遺忘，這段經文生動地描繪了神對罪惡和虛假權力的最終審判。

二、 經文解析

不變的上主和頑梗的叛徒（四十六 1~13）

這段經文對比了以賽亞書 45:9-13 和 46:1-13 兩段經文，顯示神在堅定執行古列計畫的同時，也更嚴厲地指出以色列的背叛罪行。

儘管百姓反對，神仍固執地推進古列計畫。然而，以賽亞書 46:1-13 更強調神對以色列的深切眷顧（46:3-4），因此也更直接地定罪他們的背叛（46:8, 12），將以色列視為其普世計畫的核心。

（一）46:1~2 這節經文在諷刺「假神無能」，述說偶像彼勒與尼波的諷刺下場，揭示了巴比倫眾神的虛假和偶像崇拜的荒謬。

彼勒（瑪爾杜克）和尼波（智慧之神、文士守護神）曾是巴比倫的重要神祇。然而，在危難來臨時，這些被奉為神明的偶像卻毫無能力：他們無法自救，更不能救人。他們甚至需要牲畜馱運才能逃亡。

因此，經文「他們的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你們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馱」更是尖銳的嘲諷：假神成了**敬拜者沉重的負擔**，而非幫助。第 2 節強調這些偶像不但無法「保全」（字義為「拯救」或「挽救」）他人，它們自己的「生命倒被擄去」，顯示出徹底的無用。這一切都強烈指出，人手所造的偶像**毫無生命和力量**。真正的能力，唯獨來自那**永生真神**。

（二）46:3~4 在以賽亞書 43:1 中，神特別提名選召以色列，確立了祂與選民之間獨特的關係。而這裡則進一步強調，神的愛如同母親懷抱新生兒般溫柔而深切。神應許會眷顧、憐愛聖徒，甚至用「直到你們髮白」這句話，表明祂會以永不更改的父母之愛顧惜祂的子民，直到他們年老。

這兩節經文有詞語的精妙對比，就是神是承擔者，偶像卻是重擔。經文也巧妙地運用了多個詞語的原文一致性，形成鮮明對比，諷刺偶像的無能與神的慈愛，例如：「保抱」（以賽亞書 46:3）這字原文跟描述偶像的重馱」（以賽亞書 46:2）是同一個詞。「保抱」（以賽亞書 46:4）和「懷攬」（以賽亞書 46:3）這兩個字原文和描述偶像的「扛」（以賽亞書 46:7）以及「抬著」（以賽亞書 45:20）是同一個詞。「懷攬」（以賽亞書 46:4）和「懷抱」（以賽亞書 46:4）這兩個字原文與描述偶像的「抬起」（以賽亞書 46:7）是同一個詞。

這些詞語的共通性一面強調了神是真正背負百姓重擔的神，祂主動且持續地承載、懷抱、拯救祂的子民。另一面則尖銳地諷刺了偶像的無用——它們非但不能助人，反而成為敬拜者自身必須辛苦「扛起」和「抬著」的沉重負擔。這段經文透過文字的精妙，生動呈現了神那份從始至終、永不離棄的深厚父愛，與偶像崇拜的虛妄形成強烈反差。

（三）46:5~7 這段經文透過以賽亞書 46:1-4 的鮮明對比，強調人手所造的偶像毫無拯救能力，與真神的全能形成強烈反差。

第 1-2 節嘲諷巴比倫偶像在危難時竟需牲畜馱運，顯出其無能。這與第 3-4 節中，神如慈父般「保抱」、「懷攬」百姓，從出生到年老都承載他們的重擔，形成對比。

第 5 節進一步指出，真神與偶像根本毫無可比性。神否定自己與其他假神同類，無論地位、能力或屬性都遠超它們。那些由地上物質、人力、財物和手藝製造出的偶像（第 6 節），與宣稱「我造作」萬有的真神（第 4 節）相比，更是天淵之別。

因此，以賽亞書諷刺地揭示偶像的荒謬：它們毫無生氣（第 7 節），需人搬運、無法自行行動，向這樣的「神祇」祈禱拯救，實屬極端荒謬。這一切都彰顯了真神的獨一和全能，以及偶像的虛假與無用。

（四）46:8~11 以賽亞書 46:8-11 是先知對以色列百姓的最終呼籲，核心訊息非常明確：接受神的旨意，並全然相信祂的保守。這段經文強調，在經歷了假神的無能和神永恆的慈愛後，百姓應將信心單單放在這位永活、掌管一切的神身上。祂是那位從起初到末後都信實可靠的真神，而非人手所造的偶像。這個呼籲不僅是當時以色列的指南，也提醒我們，在所有困境和不確定性中，唯有信靠神的主權和不變的保守，才是真正的出路。

（五）46:8 這節經文主要是在述說要在「困境中思想神：克服失望與混亂的關鍵」。當失望與混亂籠罩時，思想神是我們克服問題的關鍵出路。這意味著要記念祂的本質，以及祂過去所成就的作為。正如詩歌所說：「祂過去的愛／容我思想／祂終不離開我。」儘管在情緒低谷時難以擺脫負面思緒，但這正是尋得安慰之處。例如，以色列人期望大衛王室復興，卻迎來了古列王，這巨大的落差讓他們感到極度失望和困惑。然而，即使面對這種衝擊，他們仍被呼籲追憶歷代以來神的眷顧（以賽亞書 46:3-4；詩篇 77:7-20，特別是第 10 節）。

這節經文中的「自己作大丈夫」（和合本）直譯是「立定心意」，它的希伯來文動詞 'āšaš 有不同解釋。它可以指「堅定」，或像早期解釋那樣，意味著「行事要像人，講求道理」。也有學者認為最佳翻譯可能是「你們要承認自己的罪」。

不過，即便我們對希伯來文的理解不盡完美，若將這裡翻譯為「證明你們自己是人」，也與先知以賽亞的本意相符。他先前一直斥責拜偶像的愚昧。以色列人其實心知肚明，他們只需像一般人一樣「心裡思想」（嚴肅地反思）事情的始末，便能明白。

總而言之，面對生命的失望與困惑，我們應放下情緒的羈絆，轉向理性且深刻地思想神的屬性與作為。這是重拾信心、克服挑戰的重要途徑。

（六）46:9 以賽亞書 46:9 的核心是呼籲我們回顧「上古的事」，即神在過往歷史中的作為。這裡的勸勉不僅僅是要以色列百姓紀念神昔日所施的恩典，更重要的是，要他們因此信靠那位至今仍在掌權、仍在作工的永生之神。透過回顧神過去的信實與大能，我們得以確信祂現在和將來也必同樣掌管一切，並繼續施行祂的旨意。

（七）46:10~11 以賽亞書 46 章 10-11 節清楚表明，上帝掌管著整個歷史的進程。祂是那位「從末後指明起初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的神。這意味著，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所有的事情都在祂的絕對權柄之下。上帝並非被動地等待事件發生後才決定如何應對，相反地，所有事都按著祂預定的計劃，如同天上的星辰運行一般，有條不紊地在歷史舞臺上展開。

上帝明確宣告：「我的籌算必立定」。這堅定地確立了祂作為獨一真神的地位，祂的旨意無人能阻撓或反駁。儘管在人類的經驗中，祂的子民可能會遭遇困境或煩擾，但這些都無法改變上帝永恆不變的旨意。

此處，上帝也毫不掩飾地提及了古列王的計劃，並且沒有加以修改。古列王將像「鷺鳥」（或作「鷺鳥」，第 11 節）一樣，帶著勝利者的姿態前來，而這一切都將在上帝旨意的催促下發生。上帝已經預先「說出」了，祂也必將「成就」。這不僅是上帝智慧的產物（「謀定」），更有祂的實際行動作為支持（「作成」）。這一切都彰顯了上帝話語的權能和祂對歷史的絕對主宰。

（八）46:12~13 「頑梗」意指「頑固」。經文提到「遠離公義」（第 12 節），是指百姓拒絕順服上帝公義的計劃。這段話既是對內心頑梗之人的警告，也是對虔誠聖徒的安慰。那些頑梗悖謬的人，包含了驕傲固執的巴比倫人，以及雖經上帝

磨煉卻仍不願離棄驕傲的猶大人（參《羅馬書》9:31-32；10:3）。而虔誠的人，則包括所有蒙上帝恩典的外邦人和猶大人（參《羅馬書》6:14）。

儘管百姓可能無法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但祂的救贖計劃絕不依賴於人的敬虔、努力，也不取決於人的配合或是否配得，而是單單基於祂至高無上的主權。因此，即使百姓「遠離公義」，上帝卻堅定宣告祂的「公義臨近，必不遠離」（第13節）；即使百姓「心中頑梗」（第12節），上帝的救恩也「必不遲延」（第13節）。

製作偶像的人依照自己會朽壞的形象來造神，但上帝的旨意卻是要使百姓變得像祂一樣「榮耀」。敬拜偶像的人會以自己的想法是否得到滿足來判斷偶像是否靈驗，但真正信靠上帝的人，卻是相信上帝的旨意超越個人的期望。祂必將「在錫安施行救恩」（第13節），最終成就祂「公義、救恩、榮耀」（第13節）的宏偉計劃。

傾倒之前的狂傲（四十七 1~15）

這段經文指出，巴比倫雖在歷史上被古列輕易攻陷，但以賽亞書對此事件的側重，並非外部的軍事細節，而是其背後的屬靈意義。

當時，古列入侵巴比倫，其陷落幾乎兵不血刃，甚至有祭司串通的說法。然而，以賽亞書對這些戲劇性過程隻字未提。相反，以賽亞書第47章以默想的方式，將巴比倫的傾倒歸因於神的報復、巴比倫自身的驕傲，以及其假宗教的無能。這顯示聖經更關注事件的神聖原因和其屬靈教訓。

（九）47:1~7 經文的第1至7節，生動地比喻了巴比倫將面臨的屈辱、榮耀喪失和權柄瓦解。這一切可怕的苦難並非偶然，其背後是「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第4節）為祂的百姓「報仇」（第3節）。上帝在此扮演了「救贖主」（第4節）的角色，如同律法中「至近的親屬」（參《利未記》25:25）般，承擔起保護與復仇的責任。祂的行動，是完全聖潔且公義的。

上帝曾使用巴比倫來管教祂的百姓，然而，巴比倫卻因此驕傲自誇、肆無忌憚，錯誤地以為自己將永遠存在，不會受到定罪。因此，他們對被擄的百姓「毫不憐憫」（第6節），並且「也不思想這事的結局」（第7節）。正因為巴比倫的殘暴與狂妄，「以色列的聖者」必會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承受報應。

（十）47:1「柔弱嬌嫩」的巴比倫將面臨徹底的屈辱與衰敗。它曾光榮顯赫，但將會被踏入塵埃，失去權柄（沒有寶座），名聲掃地（不再被稱頌）。這描繪了巴比倫從表面強大走向脆弱毀滅的巨大落差。在古代近東的文學傳統中，包括聖經

作者和周邊楔形文字寫作者，經常以女性來擬人化城市或國家。這裡將巴比倫稱為「處女」，並非指其實際的未婚狀態，而是比喻整個民族或城市在戰敗後，將像未婚女子那樣遭受最深重的苦難和凌辱。

在古代戰爭中，未婚女子往往是最不幸的受害者。她們可能失去心愛的對象，更可能在戰勝者手中失去貞潔。這種描繪城市淪陷的方式，在當時的文獻中並不少見，例如主前第二千年紀早期蘇美文作品《吾珥被毀悼詞》中，就曾以類似手法描述了吾珥城的悲慘命運。

因此，「巴比倫的處女」不僅預示著巴比倫將失去其原有的榮耀、尊嚴與自主，更暗示了其人民將面臨極度的羞辱、痛苦和剝奪，如同被征服的未婚女子般，無法逃脫悲慘的命運。這是一個強烈的象徵，預示著巴比倫帝國從巔峰跌落，走向徹底的毀滅。

（十一）47:2~4 第 1 節中曾被比喻為「柔弱嬌嫩的閨女」的巴比倫，如今面臨著新的悲慘經歷。它將像奴隸一樣被驅使勞動（「磨」），遭受赤身被擄的羞辱（「脫去...腿...河」），甚至可能面臨性侵犯（「露出...羞處」）。

這一切可怕苦難的背後，是上帝的「報仇」（第 3 節）。這個詞彙（nāqām）表達的是犯罪與報應之間的平衡關係，意味著巴比倫的傾覆完全是它應得的下場。經文提到「寬容」（第 3 節），動詞「相遇」在這裡應解釋為「不施恩惠」或「不留餘地」。也就是說，巴比倫將遭受徹底的懲罰，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第 4 節進一步闡明了上帝採取行動的三個核心原因：首先，上帝是為祂的百姓以色列而毀滅巴比倫（參《以賽亞書》14:1-2）。祂是百姓的「救贖主」，如同「至近的親屬」，承擔起保護和解救親人的責任（參《以賽亞書》41:14，43:14，44:6, 24）。其次，上帝展現了祂無比的權能，祂是「萬軍之上主」（參《以賽亞書》1:9）。最後，上帝的行動是基於祂的聖潔屬性，祂是「以色列的聖者」（參《以賽亞書》1:4）。

這段經文揭示了世界運作的真實法則：宇宙的主宰是全能的上帝，祂在聖潔中行事，並將其焦點放在屬於祂的百姓身上，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十二）47:5~7 這段經文讓我們讀到「巴比倫的驕傲與覆滅：從「主母」到階下囚」。第 5 節中的「迦勒底的閨女」擬人化了巴比倫。這個詞組在亞喀得文學中通常指一個地區或其居民，但在這裡特別用來描繪即將淪落的巴比倫，暗示其昔日的榮華將被剝奪，如同「默然靜坐，進入暗中」，不再能支配屬國，反而成

為階下囚。「主母」一詞則諷刺性地指涉巴比倫曾自詡為「女主人」或「皇后」的地位。

然而，第 6 節揭示了巴比倫墜落的原因。上帝「發怒」（字義為「怒氣沖沖」），因為巴比倫對祂的「產業」或「百姓」（單數原文，特指以色列）施加了「極重的軛」（參《耶利米哀歌》4-5 章），形容其殘暴行徑。這節經文的核心，是譴責巴比倫超越了上帝賦予的權柄，對以色列過分殘酷。

第 7 節則強調了巴比倫的傲慢。它自詡「我必永為主母」，這種認為自己永遠堅立、不知明天將發生何事的言論，被視為極度的愚蠢和驕傲，是侵犯上帝主權的可憎之事（參《利未記》20:12；《列王紀下》23:13）。巴比倫「也不思想這事的結局」——即關於它將遭報並滅亡的預言。所有屬世之物都有其終點，謙卑地認識並接受這一事實，能使人更為謙虛真誠。尼布甲尼撒王正展現了這種極度的狂傲（參《但以理書》4:30）。

總而言之，這段經文強烈譴責巴比倫因其不可一世的驕傲和對上帝百姓的殘暴，最終將失去其列國「主母」的地位，走向徹底的毀滅。

（十三）47:8~11 巴比倫的覆滅是必然的，其核心原因可歸結為「驕傲」。這種驕傲具體體現在兩方面：1. 盲目自恃：他們自認為當下和未來都安全無虞（第 8 節），完全沒有意識到潛在的危險。2. 道德敗壞：巴比倫對自身的道德腐敗洋洋得意（第 10 節），毫無悔改之意。

這兩種罪惡都將招致無法避免的災難。經文警告，無論是透過宗教手段（第 9 節）還是藉由財富（第 11 節），巴比倫都無法逃脫隨之而來的審判。其傾倒是其驕傲和道德敗壞的直接後果。

（十四）47:8~9 這段經文深刻揭示了巴比倫因驕傲自滿和倚靠邪術而導致的毀滅性結局。第 8 節描繪了巴比倫沉浸於享樂（「專好宴樂」，此字在聖經中獨特出現，意指「耽於酒色的」），並在國力強盛之時自以為安全穩固，甚至狂妄地以神的口吻自誇。這種驕傲者的自信何等可笑，如同《哥林多前書》10 章 12 節所警告：「所以自以為站得穩的，必要謹慎，免得跌倒。」

然而，轉瞬間巴比倫的國勢便將土崩瓦解。第 9 節預言，巴比倫將陷入「喪子、寡居」的可憐無助境地。這裡的「寡居」和「喪子」都是獨特的用詞，後者字根與「墮胎」、「流產」相關，形象地比喻巴比倫將失去其支柱與後代，陷入極度孤獨與淒慘。儘管巴比倫盛行「多行邪術，廣施符咒」（參 12-15 節）以趨吉避凶，

但經文諷刺地指出：「正在你多行邪術、廣施符咒的時候，這兩件事必全然臨到你身上」（第 9 節），強調其所倚靠的偶像和邪術根本無法拯救他們。

總而言之，第 8 至 9 節指出，巴比倫不僅因國勢強盛而心生驕傲、遠離真神，更悖逆地轉向偶像崇拜。這種不肯悔改、轉而求助虛假神明的愚蠢之舉，最終導致他們遭受審判，國勢迅速衰落，而其所依賴的邪術與符咒也全然無濟於事。

（十五）47:10~11 這段經文揭示了一種令人驚訝的樂觀主義，來自那些否認神和來生存在的人。他們錯誤地認為，世上沒有所謂的道德報應。這種觀點源於一種誤導人的智慧和知識——前者是對生活實際的錯誤指南，後者則是一種錯誤的人生哲學。這種錯誤的核心，是對自身的過度高估：他們自滿自足地認為「惟有我」，暗示著無需對任何人負責，因為「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權柄可以制約他們。

經文將巴比倫所行的惡稱為「禍患」。他們既然選擇了「惡」，就必將得到「惡」的報應。這種災禍將是無法預料的（「你不知道何時出現」），正如經文結尾所強調的「忽然」降臨。這種意料之外的打擊，也無法透過「以贖價」（指贖回的代價）來免除，因為這場災禍不是金錢可以買通的。這種「不知道」的狀態，意味著這是前所未有的、無法預知的審判。

總之，這段經文顯示巴比倫以為自己的惡行不會受到審判和刑罰，又因精通符咒、星相等邪術，以為可以主宰一切，誰知禍患臨到，一切智慧、聰明都不能使她及早脫離厄運。

（十六）47:12~13 這兩節經文在表達「巴比倫的絕望：偶像與邪術的無力」。這裡的經文回到對巴比倫所倚仗的「符咒」與「邪術」（參第 9 節）的諷刺。上帝對巴比倫發出「繼續吧！」這聲命令，帶著深沉的悲哀，揭示了那些不認識真神的人所面臨的絕望境地：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持續自我努力（「勞神」），卻對結果毫無把握（「或者」）。

巴比倫所擁有的所謂的「籌劃太多」（可以翻為「所有的意見」），其實是指多神主義中各種互相矛盾的理念和方向，以及星象學中充斥著的矛盾預測（無論是今日還是古代皆如此）。「觀天象的」指的是那些「劃分天界」、深入研究十二宮星象的人。面對即將降臨的災禍（參《以賽亞書》41:5-7），偶像工場儘管忙碌異常，試圖從這些虛妄的源頭尋求幫助。

但是，這一切都徒勞無功。巴比倫的掙扎凸顯了他們在真神面前的無力，以及對

錯誤信仰的盲目堅持所帶來的悲劇性結局。

(十七) 47:14~15 這段經文深刻揭示了假宗教的本質：它不僅無法提供真正的保護，反而會成為毀滅的「柴火」。那些依賴假宗教的人，最終會發現其無力。

經文將假宗教比作「碎楷」(參《以賽亞書》5:24)，暗示其輕微、易燃且毫無實質。它不僅無法拯救他人(第13節)，甚至連自己也無法救贖。假宗教可能看似提供「幫助」的溫暖，但它並非能帶來安穩的「火」(可以坐在其前的火)，而更像會突然焚燒起來，吞噬一切的「毀滅熔爐」。

此外，巴比倫的宗教活動還與貿易(「與你貿易的」)掛鉤。儘管巴比倫為其宗教事物勞心費神，但實際上，那些主管祭拜的人卻以此為生意牟利。最終，當他們的市場底線崩潰時，這些曾經的追隨者和受益者就會「各奔各鄉」(直譯：流浪而去，自找出路)，只顧自身存活，無法提供任何幫助。這裡提到的「救」(*yāša'* 和 *nāṣal*，參《以賽亞書》25:9)明確指出，這些假神和其背後的商業運作，都無法帶來真正的拯救。